

中美關係：激烈對抗隱形和諧

中美關係的發展可謂是一波三折，在一些核心利益上的分歧和中國周邊安全問題的升溫使中美博弈不斷加劇，甚至有美國學者認為，中美關係正在走向“臨界點”。可是，在中美激烈對抗的同時，高層會晤卻經常展現出“另類”的和諧，而這種和諧在中美關係的發展中卻頗有深意。

北京時間9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雙邊會晤。奧巴馬稱，他與習近平主席的會談“極富成效”，並繼續指向重要的合作領域。在會談之前，中美兩國甚至正式批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議》。以至於《紐約時報》評論稱，在中美關係頻頻出現波動的時期，展現了罕見的和諧。

然而，中美關係並不是像表面上這般風平浪靜。中美衝突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南海問題。從2015年起，美國對南海事務的干涉力度明顯加大。不僅干預“南海行為準則”磋商進程，敦促中國遵守“仲裁”結果。而且在剛剛閉幕的老撾東盟峰會上，奧巴馬更是高調宣稱，美國會在國際法的規章之下，繼續維持其在南海和東海的存在。

南海問題以及其他分歧已經使中美關係走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可為什麼本該神經緊張的中美首腦會談卻展現出了出人意料的和諧與理智？

理性國家的成熟性“屏蔽”冷戰思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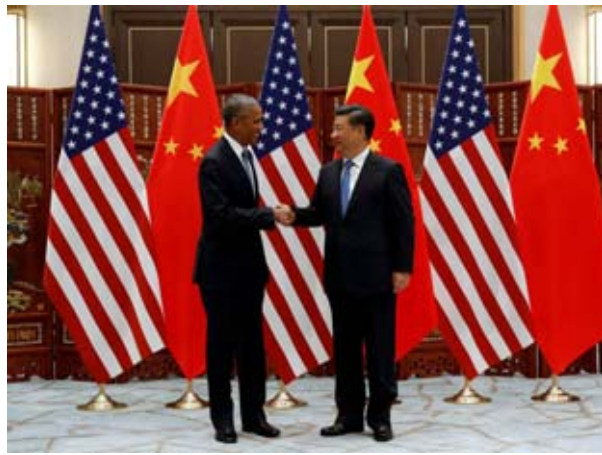
事實上，不僅這次中美首腦會談氣氛和諧，以往中美關係出現裂痕時，兩國高層的會晤都能做到心平氣和、有禮有節。其實，美國說一套做一套的行事風格與其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有着很大的聯繫。美國稱霸世界40年，妄圖建立單極世界，總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別國，用爭霸史、挑戰史來看待新興國

家，將它的發展視作對自己的挑戰。

但美國作為理性國家，必定存在一種管控分歧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可以有效防止中美關係的全面“潰口”。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杰弗里·貝德在一份中國政策報告中認為，無論是走過度遷就還是過度角逐的極端對華路線，都必將嚴重損害美國國家利益。所以，中美兩國作為理性國家的成熟性是規避冷戰的重要保證。這就是為什麼即使中美關係出現巨大震蕩，兩國領導人還能鎮定自若的原因。

首腦會晤是緩和緊張氣氛的“滅火器”

從貝德的結論中可以看出，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其對華政策有着密切的聯繫。隨着全球化進程加速，國家間相互依存度提高，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獨立存在的。中美關係亦是如此。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想方設法防範、限制、“再平



衡”中國。但中美兩國在很多方面又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兩國已經成為彼此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相互投資數額巨大，中國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債，美國也在中國股市持有巨額股份。從經濟層面來講，兩國關係已經發展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

這種互嵌機制使兩國在發生嚴重對抗時，就不得不考慮戰爭會帶來怎樣的嚴重後果。世界的大國關係有這樣一個規律，元首及首腦會晤通常都對解決矛盾、擴大相互善意起重要推動作用。美國一方面想制約中國，另一方面又離不開中國。所以當中美關係出現惡化時，首腦會晤就成了緩和兩國緊張氣氛的“滅火器”。

“和諧”的中美關係將成為奧巴馬的政治“遺產”

就此次G20峰會中美首腦會談來說，奧巴馬謙和態度的背後，除了想緩和與中國的緊張氣氛之外，在其卸任後能為自己留下一份政治“遺產”，才是奧巴馬真正的目的所在。

本倫襲珍珠港，美國才重新回到戰場。此後，經歷了冷戰，直到現在，美國依然扮演著“世界警察”的角色。現在，美國又要重新回到門羅主義的路線嗎？孤立主義或門羅主義，背後的考慮是為了美國的現實利益。而介入主義或干涉主義，則想以某種美國人所遵循的原則去干涉美國之外的事務，其背後有理想主義的成分。當前美國對外交路線的選擇，是兩種不同理念的選擇。除了外交，其他方面的分歧，同樣也有理念不同的原因。

草根與精英的分裂

移居美國的萬延海，一直在紐約幫助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助選。他訪談了大量的選民。五月份，當民主黨內初選中，桑德斯與希拉里相比，漸漸處於劣勢之後，很多桑德斯的支持者對他說，如果桑德斯無法代表民主黨出戰，他們將轉投特朗普。同樣，也有特朗普的支持者表示，一旦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無法獲勝，他們也會支持桑德斯。桑德斯和特朗普都關注美國傳統工業帶的藍領工人，都將政策重點著眼於底層收入者。桑德斯主張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免費公立大

目，自從2004年在美國開播第一季以來，很多便在中國贏得了龐大的觀眾群。當時中國互聯網上的字幕組已經開始興盛，美國網站上有一更新，一兩天里，中國互聯網上便會出現翻譯版本。

孫祿還記得第一次看《飛黃騰達》的影響。她是找工作之前看的，在工作中，她會有意地去成為特朗普在節目中喜歡的那種員工。黃柯在北京，現在是特朗普忠實的粉絲，每天都會上網與人辯論，不斷跑去美國網站搬運特朗普支持者的言論，然後用中文跟人解釋美國主流媒體對特朗普的抹黑。黃柯說，現在作為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與當年在《飛黃騰達》節目中肆無忌憚的特朗普沒有區別。還是那種犀利、直接，一會攻擊這個，一會攻擊那個的語言風格。看着特朗普凌亂的髮型，很容易就勾起大學時候追真人秀的回憶。所以，現在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中國中產階級支持特朗普，他一點都不意外。他說，那是個“老朋友”。

希拉里是“中國人民”的另一個老朋友，作為克林頓的夫人，二十幾年前，她在中國已經大名鼎鼎。後來她還作為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推出諸如

撕裂美國 草根與精英對決來臨

“重返亞洲”這類政策。兩個候選人，都是中國人所熟悉的，所以，這也可能是中國人高度關注美國大選並有強烈代入感的原因。中文世界中，新浪微博、知乎、豆瓣，中國網民也在為了美國大選而分裂。但畢竟，中國社會與美國社會不同，中國人對政治的理解也與美國人有偏差。所以，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精英，看到中國中產階級竟然支持特朗普而大惑不解。中國人同樣也會為美國媒體對特朗普的反感而困惑。那麼，兩大候選人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兩種不同的外交理念

作為共和黨的候選人，特朗普在很多方面，與傳統共和黨有截然不同的政策選擇，主要在外交問題上。過去，共和黨更重視國際關係，是美國霸權向全世界推廣的主要力量。但現在，特朗普卻主張美國從全球撤軍，並要求美國退出對中東等地的介入。世界科學研究宗教學會(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主席柯文·斯密特(Corwin E. Smidt)教授，是共和黨的支持者，他對《超訊》說，一旦特朗普當選，對共和黨本身會有很大改變。

自從美國建國以來，美國始終在兩種外交選擇中循環，要么是孤立主義，要么是干涉主義。最典型的孤立主義代表就是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James Monroe)。門羅在一次國情咨文演講中，提出了被後世總結為“門羅主義”的主張，“歐洲列強不應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國與墨西哥等美洲國家之主權相關事務。而對於歐洲各國之間的爭端，或各國與其美洲殖民地之間的戰事，美國保持中立。相關戰事若發生於美洲，美國將視為具敵意之行為。”門羅將美國的勢力範圍劃定為美洲大陸，退出歐洲列強的爭霸。特朗普則主張“美國優先”，反對介入敘利亞、伊拉克問題，主張跟俄羅斯與中國緩和關係，號召全球的反恐力量聯合起來，迎戰恐怖主義。

孤立主義的對立面就是干涉主義了。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干涉主義莫過於一戰之後，創建國際聯盟、推行十四點和平原則的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威爾遜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追求，希望將美國的理想推廣到全世界。威爾遜帶領美國介入當時從歐洲開始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再對歐洲大陸保持中立。戰爭結束之後，威爾遜也希望以美國國內的政治原則，奠定國際政治的交往準則。可惜折戟於美國國內參眾兩院的否決。

在威爾遜之後，美國另一個著名的理想主義者就是奧巴馬了。奧巴馬大力推進TPP協議，希望在全球合縱連橫，重新建立美國對全球經濟協議的主導權。而特朗普堅決反對的正是奧巴馬的TPP。威爾遜之後，美國再度進入孤立主義，直至日

本倫襲珍珠港，美國才重新回到戰場。此後，經歷了冷戰，直到現在，美國依然扮演著“世界警察”的角色。現在，美國又要重新回到門羅主義的路線嗎？孤立主義或門羅主義，背後的考慮是為了美國的現實利益。而介入主義或干涉主義，則想以某種美國人所遵循的原則去干涉美國之外的事務，其背後有理想主義的成分。當前美國對外交路線的選擇，是兩種不同理念的選擇。除了外交，其他方面的分歧，同樣也有理念不同的原因。

草根與精英的分裂

移居美國的萬延海，一直在紐約幫助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助選。他訪談了大量的選民。五月份，當民主黨內初選中，桑德斯與希拉里相比，漸漸處於劣勢之後，很多桑德斯的支持者對他說，如果桑德斯無法代表民主黨出戰，他們將轉投特朗普。同樣，也有特朗普的支持者表示，一旦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無法獲勝，他們也會支持桑德斯。桑德斯和特朗普都關注美國傳統工業帶的藍領工人，都將政策重點著眼於底層收入者。桑德斯主張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免費公立大

學、免費醫療、提高富人稅率、分拆大銀行等。特朗普則主張嚴格限制“非法”移民進入，推動製造業回流，提高美國就業率。他們共同贏得了底層草根選民的支持。

同樣，在美國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次選舉，也不以政黨劃線。一旦特朗普代表共和黨出戰，很多人便轉投民主黨的希拉里。接受《超訊》採訪時，柯文·斯密特表示，作為過去二十年來一直支持共和黨的，現在因為「特朗普如果當權的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我是不會投給他的，我會投給希拉里。」過去的兩黨政治，在這一選舉中消融了。未來兩大黨是否都將因今年的大選而發生巨變，還需要繼續觀察。但是美國草根與精英的分裂，在這次大選中卻非常直觀地表現了出來。

目前，美國1%的富人，控制了美國42%的財富。這一數據是1995年的兩倍。勞工階層的工資增長多年來一直停滯，社會福利削減，貧富差距日益擴大。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政府對於華爾街的維護，更令底層不滿。現在，美國草根和精英的衝突明顯，其背後隱涵著階級衝突的出現。大約一百多年前，正當歐洲社會主義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美國的社會主義力量卻始終無法風卷雲湧。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研究發現，美國之所以沒有社會主義，因為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社會地位，以及心態，都與歐洲大陸不同。現在，作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差點拿下總統大選候選人的資格，美國難道要補上「社會主義」一課？

遠在亞洲的中國，和鄰近美國的拉美移民，都成了挑動底層選民憤怒的對象。特朗普說：“中國用從美國偷來的錢養肥了自己”，“中國害我們損失了5萬個製造業、700萬個工作機會、不公平貿易……”。特朗普也稱，墨西哥移民大多是“毒販”和“強盜犯”，並表示要沿着美國與墨西哥3,200公里長的邊界建起隔離牆，且由墨西哥政府為此出資。特朗普借底層選民的憤怒，收穫了超高的支持率。不過，號稱是為了底層民眾利益之各類主張，顯然難以經得起推敲。這也是特朗普，乃至桑德斯，始終無法贏得精英階層支持的原因。他們點出了問題的關鍵，但給出的方案卻可能比問題更糟。美國並沒有好的辦法解決草根與精英的衝突，但每隔四年一度的大選，至少可以讓這種衝突得以獲得一次全面的釋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美國內部的緊張。

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

最近兩年以來，歐洲連番遭到恐怖主義襲擊。曾經承受過911的美國對此感同身受。可以說，當前在美國政治辯論中，再也沒有比恐怖主義更能牽動人心的話題了。特朗普和希拉里，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不同理念，同樣在如何化解恐怖主義問題

奧巴馬始終不遺餘力的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對亞太地區感興趣，已經不是新聞，這反映了美國根本的國家利益。奧巴馬的“重返亞洲”並不只是政治和軍事上的重返，“重返亞洲”的本質是在削弱北京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換句話說，美國不願看到有任何新興力量來搶佔世界“第一把交椅”。所謂的“亞太再平衡”就是要將美國“平衡”到在亞太地區佔有絕對的優勢。美國希望中國能夠接受美國統治者、規則制定者的角色，承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而不是挑戰其權威。

從當今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如果中美關係總是出現問題，這不利于美國達成其戰略目標。但如果中美關係沒有問題，那麼也不意味著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成功。而奧巴馬正是將中美關係中的矛盾與合作共存視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和諧”狀態。奧巴馬把美國挑起南海問題同時又能夠和中國處理好關係看成是成功的，而他和中國領導人之間建立起來的友誼以及對中美關係的管控也被看成是自己任內的一項重要成就。

所以，在中美兩國圍繞南海問題進行激烈對抗的情況下，奧巴馬總統能在中美元首會晤之前正式批准《巴黎協議》，在會晤當中能很好地與習近平主席互動，其根本原因是奧巴馬希望自己的內外政策在今後能有更大的延續，從而為自己離任後留下更多的政治“遺產”。

可以看出，中美關係是一種“不舒服的相互依存關係”，美國在制約中國的同時，又在尋求與中國的合作。而G20杭州峰會的中美首腦會談正是體現了中美之間整體上既有衝突又存在共同利益的複雜關係。

上針鋒相對。

8月初，特朗普在俄亥俄州的一個講話中說，一旦自己當選，將對赴美移民申請人實施新的“極端甄別”措施，對有恐怖歷史國家的公民將被禁止移民美國。同時表示，“移民美國的申請人都要接受測試，考驗他們是否接受同性戀和宗教寬容等西方自由價值觀。”特朗普還曾說過，“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而希拉里相對來說，繼續延續美國過去對待恐怖主義的政策。境外出兵打擊“伊斯蘭國”，境內區分溫和穆斯林和極端穆斯林，並沒有如特朗普一樣要一刀切。但是特朗普的言論迎合了很多人的情緒。柯文·斯密特教授說：“特朗普現在想拉的是一些美國白人，平時並不參加投票的。特朗普的言論會讓他們產生共鳴。因為這些言論反映了他們所處的現實，以及他們的情緒。但我不知道，特朗普能帶動多少這樣子的人。”

阿克頓研究所(Acton Institute)國際事務負責人托德·赫伊津哈(Todd Huizinga)對《超訊》說：“從911之後，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人一直都是衝擊。他們背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支持，用很少的人，就可以製造巨大的災難，而且會有很大的影響。美國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對他們進行打擊，軍事上或者是財務上。這些恐怖組織的金錢鏈條、洗錢通道，很多都給斷掉了。但這些恐怖主義背後有強硬的意識形態，所以他們還將會持續下去。”如何對付恐怖主義是一件複雜的事，不可能通過禁止穆斯林入境就可以解決。這也是很多人覺得特朗普過於瘋狂，不能把國家交給他來治理的原因。

中國如何應對美國大選？

身在美國的萬延海說，由於特朗普的很多主張過於極端，與美國傳統政治精英差異太大，所以，現在美國有人開始擔心，特朗普會不會遭遇如同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一樣的命運。二戰以來，美國在全球佈局，投入了太大的精力與資源，特朗普突然要走孤立主義，必然會激起強烈反彈。刺殺未必會有，但是，在11月選舉之前，擁護特朗普與反對特朗普的人，都將投入更大精力追求勝利。無論誰勝，都會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畢竟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潛在的挑戰者。

1972年，毛澤東會見到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時曾說，“相對而言右派的人當權更讓我高興。”四十年之後，特朗普這個大右派如果當權，作風近似于毛澤東的中國領導人，也會高興嗎？新華社在一篇報道中說，特朗普的出現“反映了長期以來美國自夸的民主體制的局限”。新華社在一篇報道中，引述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歐倫斯的話說，特朗普當選共和黨候選人，“是多數美國人不滿現狀的宣言，預示美國的政治精英失去老百姓的擁護。”界面新聞刊載了一篇文章，稱“一個只在乎實實在在利益的總統更便於中美打交道。”

不同于網絡活躍人士對特朗普這個“老朋友”的擁護，中國官方對特朗普的態度目前相對來說還比較謹慎。如果說，特朗普如何對待中國，目前還是未知的，那麼希拉里，則早就是中國官方的對手了。希拉里上台之後，中美關係如何走，相信中國早有預案。麻煩的是特朗普，正如美國精英擔憂他的瘋狂要把美國帶向不確定的未來，中美關係，同樣可能會讓他帶來意想不到的變化。中國網民推崇特朗普用處理商業事務的方式處理國家問題，中國官方會如此嗎？如果真這樣，那就“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儘管特朗普本人並不嚴肅，甚至言語主張有些瘋狂，但他背後的選民力量是真實而嚴肅的。只要這樣的民意力量依然存在，就算今年11月份特朗普在選舉中失敗了，美國政治也發生了巨變，下一個“特朗普”不會遙遠。所以也可以說，美國草根與精英的分裂，並非特朗普引爆，而是本來就在那里了。特朗普只不過捅破了最後一層窗戶紙，讓大家直面真相。(多維網)